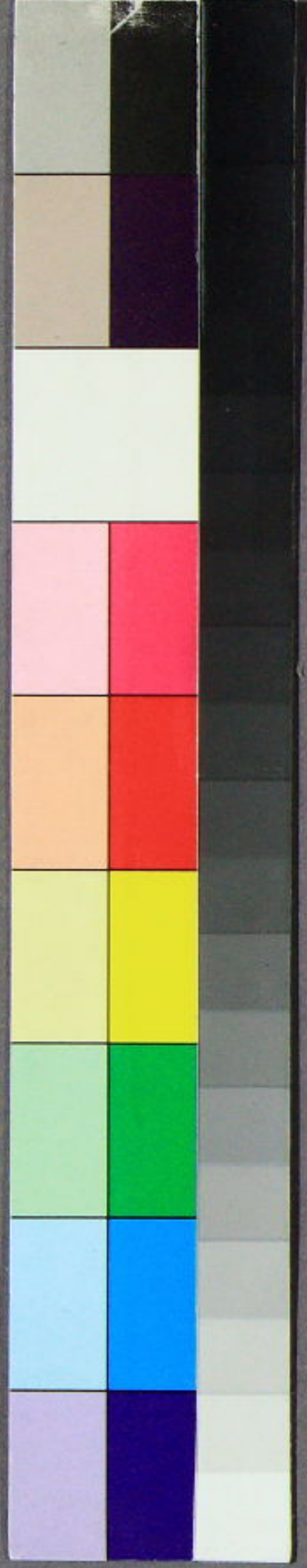


桐原紀年一

丁酉

共十五

リ 6  
4082  
1





加卜

紀年錄卷之一



丁酉<sup>三歲</sup>五月二十八日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承文院都提調  
以卜相單子都承旨傳于賓廳曰加卜 卜相奉  
朝賀金致仁領敦寧金陽澤領府事李滉平安監  
司徐命膺加卜判敦寧府事徐命善○是日領左  
相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鼎席不備常以為悶矣  
今乃卜相允協輿望臣等不勝喜幸 上曰右相  
不但樹立之卓越才器德望實合輔相之職國事  
民事庶賴以匡濟卿等一心共貞以效匡弼之責

兼帶將任  
酬酢

領相曰臣等之居是職已過周歲而未嘗出一言  
論一事以資治化臣等之有無不足闕於國家而  
至於右相既有樹立且叶輿望見識器量非臣等  
所可及也方當一初之政擢以爰立國事幸甚  
上曰相臣之兼帶將任有前例乎領相曰取考謄  
錄則多有兼帶之例矣 上曰或無拘碍之端乎  
領相曰別無拘碍者矣 上曰然則教書頭辭以  
右相書之手領相曰似然矣大臣先退 上曰注  
書出去更考前例以奏注書回奏曰更考謄錄則  
故相臣李台佐李宜顯拜相後皆辭免兼帶守禦

使云矣 上曰大臣更為入侍領左相進伏 上  
曰更思之相臣之兼帶將任終有掣碍之端矣仍  
謂都承旨曰相臣之兼帶將任何如對曰臣未知  
前例之如何而既是南漢守禦使則必有文報備  
局之節豈有大臣而有報狀之事乎似此事勢恐  
不無掣碍者矣領相曰以近例為正似好而右相  
辭䟽之前不可出代矣 上曰然矣右相幾䟽後  
可以出仕乎領相曰三䟽後可以出仕矣  
遣都承旨別諭敦石

承旨入侍 上曰右相非但有樹立為人休休有

長者風今日拜相亦云晚矣承旨鄭民始曰然矣  
常於國事必欲竭誠報效此實可貴矣 命書傳  
教曰今者新命予豈私卿從此國事朝像倚以為  
重不啻若中流砥柱卿何庸異辭例讓今不多誥  
須速造朝輔予寡昧茲命知申用布小子之意都  
承旨洪國榮來宣○三十日領左相入侍 上曰  
右相何日當出肅子領相曰明日當上初䟽云矣  
上曰能越舉動前出肅子領相曰若為三䟽則舉  
動前恐未及容旋似當赴初十次對而進參矣大  
臣之兼帶守禦使事前已仰達而臣等取考文獻

備考則守禦廳設立之初有大臣為上使之文又  
有留守罷後去其節度號之文矣 上曰五營制  
出後五軍門受兵判節制豈以大臣而受節制於  
兵判乎不得不從近例為之矣領相曰似然矣

六月初一日上䟽辭職

䟽曰伏以臣猥以駑質徒感鴻造生死向前有除  
輒膺恩重丘山效蔑涓埃每一思惟如負大何迺  
茲千萬匪意伏承台司新命曾不移晷繼以十行  
溫諭知申督宣 詔之以倚重勉之以造朝辭旨  
隆渥恩禮優異無狀賤臣何以致此驚惶隕越四

辭疏

體失措嗚呼知臣莫如我 殿下憐臣亦莫如我  
殿下 殿下何為以授臣以萬萬難冒之任使臣  
如蚊負山殆將不勝以跽也今夫下自百執事溯  
以至於六官之長人各有掌官各有守才之所能  
堪治之所得專雖如臣不肖者容或可以竭力殫  
智盡效尺才而乃輔相之職大異於斯其器至重  
其任至大上而協贊皇猷下而挽移世道百工之  
所仰式萬民之所具瞻無官不總無政不闕四方  
之責萃在一身古人以輔相之得失係國家之隆  
替非過語也况今 聖人首出勵精為理漫司庶

僚亦必掄簡元首股肱明良相湏其為難慎益復  
如何又况朝象日以泮漉民生日以困瘵國綱解  
弛人才益眊譬如人大病新瘳真元如絲廩廩乎  
有添復之形政當百方調護僅無他虞而粹然使  
一庸醫妄投鍼石則其將觸手而生疣矣不亦殆  
哉臣之無似非徒自知本末長短 聖鑑所燭以  
姿則至魯下也以識則至愚陋也文學才諳兩無  
攸當德望事業尤非可論自在 先朝濫被陶甄  
歷踐華要致位卿列逮事 殿下又蒙不世之知  
拔擢迥異於朝紳規遇殆同於家人義雖君臣恩

實父子兩歲之間再秉銓衡三易帥符此外非分  
之榮不虞之寵爛耀門戶浹洽肥臚人臣之所以  
得於君父者至此而可謂極矣臣亦人耳豈不知  
履滿之惧過福之戒哉惟是蒙被至厚感激恒切  
心已許國身非已有燥濕夷險義不敢擇居常自  
誓盡瘁為期而至若今茲之 命誠如 聖諭  
殿下不可以私於臣而輕授也臣亦不可以私於  
殿下而冒受也有國置相關係非細名器之襲越  
不可不惜也輿情之駭弗可不顧也堂堂 聖  
朝三事輔弼之地將由臣而不重則臣雖萬死願

何以贖其罪也 殿下之前臣豈敢飾辭例讓亦  
豈敢啻占便宜誠以斷斷愚忠惟恐 殿下一改  
一令之或有遺失今 殿下枚卜有 命八方之  
人舉皆拭目以為吾王必得來姚宋韓范之流以  
左右匡弼而及其除目之下乃一空空如臣者苟  
然充冒則古所謂云此子亦叅者將為臣而發也其  
為辱朝廷而累 聖簡果何如哉臣自承 寵命  
如獲大病夙宵戰兢靡所措躬封駁之論迄未有  
聞為日滋久惶隘轉極茲不得不披瀝肝膈疾聲  
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慈哀憐臣體諒臣

亟收臣新授議政之命以重國體以安微分不勝大幸 荅曰省䟽具悉卿懇初諭略諭卿應體悉噫願今國事故卜之舉捨卿何以卿之為君之誠愛民之心即朝野之所想望者今者新命意豈淺淺况當閏旱之時卿何不造朝共濟艱憂而搗嫌太過有若循例者然乎卿須體小予慙懃之意念國事因涯之狀即速造朝用副此望焉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官張顯慶來宣○是日領左相入侍時因北漢御史書啓上曰右相曾經摠戎使聞有別備云矣領相曰當初

城郭修改時臣則勸以他條別備而似聞二千兩備給於後摠戎使以終其役其他別備合為五千兩云矣承旨鄭民始曰為七千兩云矣 上曰上䟽何日為之云耶左相曰今日當為之云矣 上曰舉動前當出肅乎領相曰再䟽初四日為之則三䟽初六日當為之初七日則可以出肅而參班矣

初四日上䟽辭職

䟽曰伏以臣歷陳衷懇恭俟俞音忱誠未格恩旨彌溫所以責勉而優假之者有非賤分之所敢承

再䟽

當者奉讀以還感涕無從第臣前䟽出於驚惶震  
剝之餘其不可冒出者猶有所未罄底蘊雖以日  
月之明亦何能盡燭其情實也臣請畢言之以冀  
宸心之體諒焉古語有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  
之臣不萬一惟我 聖上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  
為之志凡有規模之宏遠制度之鬼煥駸駸乎三  
代之盛則有若不萬一之臣以左右奉承如天地  
之相成魚水之相得然後庶可以風動篳志成千  
載不一之化矣其責任之重對揚之難雖使古之  
名碩當之猶懼不克負荷願臣何人乃敢不自度

量冒據此時之此任乎此臣不可出者一也方今  
旱災太甚民事維棘而 聖念憂勤丙枕靡安圭  
璧之奠瘞既卒大夫之昭假無羸目下消弭之策  
他日調救之政專在於輔弼之地則必須克難克  
慎妙選賢德使中外翕然稱服然後庶可以上答  
天心下副人情願臣何人乃敢當此艱虞以致國  
事之僨誤乎此臣不可出者二也從古枚卜類皆  
一時輿望之所歸雖以今日朝廷言之亦自有老  
成宿望足以鎮世道文學才猷足以經世務者則  
擇於其中何患無人而若臣者既非宿望又乏才



猷黃錄幸會滾到于此今雖欲貪戀榮寵不思所以推賢而讓能其如後世之譏議四方之嗤點何此臣不可出者三也國之置相固以才德為主而亦必歷試衆務考其實蹟積閱庶官著其案效然後進之廊廟之上以至簿書期會之間莫不泛應曲當周流無滯方可謂官得其人用得其序而若臣者濫躋卿列未滿數歲略綽經過無所猷為今雖欲殫竭驢技思所以康事而益職其如識慮之未周聞見之不廣何哉此臣不可出者四也臣與領議政臣金尚喆有應避之親縑雖以近日已行

者言之叅贊春秋並皆援例辭免矣政府史館官無大小之異而在卿列則便即引適在相職則無所拘碍其果有說乎籍曰有一二前例之可據然此不過一時權宜而法典初無大官不避之文則只憑一時之權宜廢閣不刊之常典臣未知其可也相避之法在下當適此臣不可出者五也凡此五者俱係難冒之端而苟或怵畏分義昧然承膺畢竟不免於喪已而病公則其為不忠之罪有非慢命之比而以殿下曲保之仁亦何以終始寬貸乎噫人心之所共願莫大於遭時榮顯人生

之盱難得亦莫大於受知 聖明以人心之盱共  
願得人生之盱難得是必其趨也若激其進也若  
躍况臣恩深拂拭德偏生成平日之矢死自期者  
惟在於將身心報塵刹則願安敢漫費例讓強事  
文具以負我 殿下特達之盛意哉然且遲徊陬  
踏鳴號而不知止者必其有甚不得已者存焉伏  
乞 聖慈察臣言之實出肝膈念職名之不宜虛  
糜將臣新除亟賜鑄改俾得優游下僚隨處陳力  
公私不勝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數昨之批  
鑿悉予意冀卿幡然異章又到卿何若是其太謙

乎予之倚卿任卿豈比等閑而卿之盱辭無或近  
於循俗者耶世道之鎮靖予望於卿民生之懷保  
予望於卿寡躬之匡弼予望於卿卿之今日道理  
惟在竭其心智與領左揆同力協贊以濟國事卿  
毋讓焉且疏中條列盱引尤涉過中况末端嫌避  
云云此豈彷彿於相職之去就者乎側席待卿凡  
今幾日卿須臾小子之至懇即為造朝弘濟時艱  
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官  
張顯慶來宣 是日內局入侍 上命都承旨讀  
疏 上曰疏辭切實文法簡古深得大臣之辭疏

三疏

體段矣都承旨洪國榮曰本來善文而最優於此等文字矣上曰卜相後初疏世皆拭目故固難稱塞人望而至於此疏可謂無欠矣

初九日上疏辭職

疏曰伏以宸誠所格一需連宵有事真殿鑾蹕穩旋情文咸備瞻聆俱聳而臣獨感伏私次未躡陪扈之列遙望羽旄徒切耿耿之忱仍伏念臣一疏再疏釐彈微衷而天聰愈邈批旨益隆期望太深稱塞無階上不能見乎於君父下無以自暴其私心徊徨踈階不知為計今臣意已窮矣言已

竭矣顧何敢更事瀆撓而第於聖批中三件責勉尤有所萬萬不敢當者若曰世道之鎮靖予望於卿若曰民生之懷保予望於卿若曰寡躬之匡弼予望於卿噫臣本以凡品徒忝顯位言論無足以動人德望無足以服人雖尋常儕流之間亦不能見重則當此朝象泮漫艱虞溢目之時尚何望彈壓而鎮靖之乎臣既乏經濟之具又無綜鍊之才雖簿書期會之間亦不能取辦則當此民生困悴儲蓄罄竭之時尚何望稱綸而懷保之乎至於匡弼君德其責尤有大焉仰惟聖德度越百王

聖學洞貫今古如臣湧劣者奉令承教之不暇閑  
司漫職之不堪尚何望責難而匡弼之乎凡 殿  
下所以責之於臣望之於臣者雖使古大臣處之  
猶惧其不能承當以 殿下聖明豈不知臣愚之  
無足彷彿於此而特以職名之大體貌之重優禮  
之假借之辭教之隆摯若是其過中而至於微臣  
之苦懇血悃則視以循俗之套歸之例讓之科噫  
人臣事君之義固不敢以浮文飾辭自速不誠之  
罪况臣之於 殿下荷天地之渥托骨肉之恩凡  
有控籲殆同窮人之號于天赤子之訴于父何敢

一毫虛假為哉臣之所以至再至三欲已而不能  
已者誠不忍以無似之賤仰貽一初之累也反復  
思量冒應無路茲敢不避煩猥申暴由中之懇伏  
乞 聖慈俯賜鑑諒將臣新授職秩盡行改正以  
重官方以幸國事不勝大願 荅曰省疏具悉卿  
懇予之敦勉于卿者三而卿之陳懇于予者又三  
矣可謂言之竭而意之罄何庸多誥予聞君臣之  
間貴相知心予於卿初疏而批之再疏而又批之  
然猶未嘗一委近臣敦迫于卿者予意在於知卿  
心之難進祗欲積以誠意回卿牢執之志也今也

卿之既已三上而黃扉之舊章克修白麻之新頒  
豈稽始可以遣子迺臣與卿偕來矣招卿以不迫  
知卿心也任卿以固辭亦知卿心也到今卿亦豈  
不知予以禮招賢之意而不即幡然乎且觀卿疏  
辭退讓逾摯造朝無意是豈予知卿心之本意也  
哉予不覺反省多愧無以為喻方今國事之板蕩  
而財成輔相之責深有在於卿等卿須臾小子慙  
懃之意勿復控辭即起視事與領左揆共叅來日  
常叅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  
官柳孟養來宣

遣史曹判書別諭敦名

傳曰才已批卿疏矣卿果勉回初心未卿豈一味  
謙抑不即造朝使鼎席不倫國事泮沒乎鼎席之  
一月不倫國事有一月泮沒之歎鼎席之一日不  
倫國事有一日泮沒之歎卿須臾予側席之意毋  
庸更辭爰遵舊例申命吏曹判書鄭弘淳敦諭于  
卿卿其與之偕入行吏曹判書鄭弘淳書啟臣敬  
奉 聖諭傳宣于議政府右議政徐命善處則以  
為臣猥申至懇恭俟俞音及奉批旨十行 恩綸  
字字鄭重緘以冢宰來宣別諭至有偕入之 命

恩禮曠絕有非無似賤臣所敢承當者伏地惶隕  
感淚被面到此地頭不暇他顧謹當冒昧趨承少  
伸叩謝之忱而賤疾適苦日勢且暮當俟明朝祗  
詣甫命云臣既承偕來之命姑為仍留之意敢  
啓 荅曰聞右相明朝造朝卿則退去 是日都  
承旨入侍 上曰右相又為敦諭明日則當入來  
耶都承旨洪國榮曰既有常叅之命且有敦諭  
之舉明日則似當入來矣 上曰俄者右相敦諭  
亦言之而鼎席不備國事泮漫乃實際語也都承  
旨曰右相造朝則必當盡心於國事矣

謝恩入侍

辭免

初十日謝恩 常叅入侍

常叅入侍臣進曰臣論以才能論以德望無一可  
取而萬萬意外承此萬萬不敢當之命輔相何  
等重任而 殿下不少難慎遽然畀之於無似之  
賤有若微官庶僚之苟然充數者然臣誠愴怍莫  
知其故 聖恩至此在臣身非不榮矣而國體不  
可不顧國事不可不念寧被慢 命之罪宜不敢  
昧然承膺而前後批旨轉益隆重知申冢宰相續  
別諭至有偕來之命臣感激恩數他不暇顧雖  
不得不冒沒出甫而反復思量實無因仍躡冒之

勉聖學

勢伏望早即斥退俾不至於狼狽僨誤之境千萬  
幸甚 上曰今予此命非私於卿須勿過讓臣曰  
殿下緝熙典學端本出治其於存養省察之工不  
待如臣沮悟之言而第有一事可以仰勉者 殿  
下臨御以來鋤治凶逆屢十年盤據朝廷之戚里  
故家殆盡矣其中被其郊育之恩藉其吹噓之力  
者既失其憑依之所今雖色恭而面從其心安得  
無鬱鬱不得底意乎此以雖不敢以某事某事為  
殿下之失政而其屋下私談曰明察太甚或近於  
苛任用太狹或近於偏濬自和應互相倣效朝政

既無闕遺則此輩之言固不足以有累於 聖德  
而當此朝象泮澗人心未定之時若無包涵鎮靖  
之道則亦非細憂書曰臧厥巨魁賁從罔治討廷  
之論諸臣屢言之矣明義錄又出之矣臣不必復  
有所云而獨於向來 下教中咸與維新四字實  
有區區之意上既盡委任之意則下必有奮報之  
忠者人情之常也從今以往用舍之際滌垢棄瑕  
咸使自新隨才授任俾盡其誠則向之回戀舊窟  
怫鬱不平者安知不為國家盡心思報其萬一耶  
且凡人之才能各自不同或有長於文學而疎於

開言路

才猷者或有能於吏事而短於言議者一得之見  
舉皆有之宋時韓琦之言曰文章問於東廳政事  
問於西廳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宰相猶然况人主  
乎人主雖有天縱之姿高世之智若無承佐之人  
則無以代天而理物必須先之以導率絀之以涵  
容則苟有秉彜之心者孰無報效之意哉臣言雖  
迂實理如此俯賜採納是臣之望也 上曰所奏  
全篇純然甚好當留意矣臣曰言路開閉實關有  
國之興替見今可言之端非止一二而最是言路  
之杜塞莫甚於近者 聖上臨御以後降旨求言

凡幾遭矣而直言讜論迄無聞焉此其故何也實  
由於臺閣不重之致古有一名臣拜憲長誇諸人  
曰吾為都憲當時地望之清絕可以想矣今則人  
皆厭避世不為貴朝奉除旨夕尋辭單昨日登筵  
今日違牌以舍默為能事以面免為高致謬習已  
久舉皆循襲苟不大加警飭將無革弊之日臣意  
則另飭銓曹排擬之際勿拘顏私不顧諂諂各別  
慎擇然後使之久任如非情勢之可以必適者則  
喉院勿捧辭單 殿下不許例勘期以時月委任  
責成則今日雖無可言明日亦豈無可言今日雖



# 得人才

無可言來月亦豈無可言乎其中若有強引求適者銓曹罰之朝廷罪之則臺閣不期重而自重言路不期開而自開矣此正當今之急務俯賜採納是臣之望也 上曰卿言好矣予當留意而申飭銓曹可也臣曰國家之治否係於人才之得失故古之聖王莫不以得人才為急務今我 聖上銳意圖治百度修舉而朝著之間人才耿耿出謀發慮贊揚至治者既未易得當官盡職任使稱旨者亦不多見 至尊之獨憂治道之未成職由於此古人云天生一代之才足了一代之事豈於今日

獨無可用之才乎特以蘊抱而未及知沈滯而未及舉無以表見於世故也搜訪才彥隨能任職今日之所當先也德望器量之可任承弼者文華才學之可任館閣者則自有枚卜之規圈点之法而至於綜鍊剛明可任藩屏者智勇韜略可任將帥者心計精力可任財賦者別立薦目使政府六曹長官及三軍門大將不拘類數各舉所知務盡得人之道而薦非其人則隨現論責至於軍門別薦即是古事而近年以來因循久廢殊非朝家儲養將才之意申飭諸將臣著實採訪一體舉行則必

招儒賢

有成效也。俯賜採納，是臣之望也。上曰：所奏好矣。依為之。臣曰：招延儒賢，有國之先務。粵在祖宗盛際，每於臨御之初，必有一二宿德之士，羽儀王庭，貴飾治象。上以匡輔君德，下以矜式朝廷。有益於世道者，厥惟大矣。殿下臨御之初，首舉招徠之政，虛佇之意，溢於辭表。而尚未聞有一人造朝者，或無乃禮勝於誠，而然耶？伏望殿下反求宸衷，務積誠意，勿以彌文而羈縻，必以實心而勸起。則凡今草野之臣，孰不樂為之用哉？俯賜採納，是臣之望也。上曰：此亦好矣。當留意矣。臣曰：近

懲訛言

來閭閻間，有以來年三月前，抄擇宮女百人之說，互相傳播，不無騷擾之弊。故自捕廳訶察其根，因前內醫洪達洙捉來究覈，則渠果以造言自服云。此是因逆黨被謫而緣蒙放者，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若不嚴懲，此等無根之說，不但有接起之慮，亦無以解聽聞之惑。捕廳罪人洪達洙，移送法司，施以當律，斷不可已矣。上曰：移付法司嚴勘可也。是日承旨入侍。上曰：今日右相之所奏，皆有意見矣。承旨鄭民始曰：皆是切實之言也。都承旨入侍。上曰：今日右相所奏，可見為國之誠矣。

辭無帶劄

都承旨洪國榮曰 聖教誠然而其所陳中開廣  
言路招延儒賢廣取才能鎮安世道等語實是當  
今之急務臣亦屢次仰達而此等事非知之難行  
之為難深留 聖意俾有實效伏望 上曰卿言  
好矣

上劄辭所帶無卿

劄曰伏以臣既承 恩命矣所帶藝文館提學司  
僕水庫提調守禦使之任乞令所司照例稟處焉  
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劄辭令条攸司稟  
處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官

次對

鄭東俊來宣

差 親臨吏文製述讀券官 十一日以試官入侍

十二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備局有司堂上徐浩  
修自其叔拜相之後自以私義之難安不欲行公  
雖違公格勢似然矣姑為許適何如 上曰前例  
何如臣曰父兄為相則子姪有司之任終涉未安  
且多有不為行公者云矣 上曰不必速適從當  
考例為之矣 上曰嶺伯之代誰可為之以等閑  
狀啓觀之綜審明白無如海伯既以試可委之大

嶺伯擇差

處似好矣領相曰臣與海伯有親嫌未敢可否而其為人則果鯨枝精密矣上曰左右相之意何如左相曰雖物衆地大之處足可堪任矣臣曰臣之吏判時為海伯而聞其政治實為近來之最云矣是日傳曰日熱如此而聞大臣所奏明日槐院褒貶云許多文臣之終日中暘可悶雖有他司褒貶之同日舉行者使之早早設行以為本院褒貶不至甚晚之意招致司錄傳于大臣司錄俞鉉章來宣

十四日差孝明殿望祭終獻官

## 吏曹回啓

是日吏曹啓目觀此議政府右議政徐命善劄子則以為兼帶藝文館提學司僕水庫提調令所司照例稟處亦為有乎所藝文提學則自在應遞司僕提調一提調他大臣今方見帶水庫提調單提調衙門元無大臣仍帶之例上頃司僕水庫兩提調似當許解是白乎矣大臣兼帶遞仍當否臣曹不敢擅便上裁何如啓依例勉副

十六日兼御營都提調十八日承命入侍

傳曰右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史官鄭東浚來宣承命入侍進前問候訖上曰卿之此任亦

扈衛廳革  
罷之論

云晚矣臣亦此豈臣夢想之所到乎濫叨匪據之職惶隕罔措矣 上曰俄見廣州御史書啓則軍餉事甚悶矣臣曰臣亦略聞其槩而事甚可悶矣 上曰所謂手記其弊不少矣府尹之罪何如臣曰此是軍餉虛錄其罪似不輕矣 上曰庚寅以後府尹皆當被罪乎承旨鄭民始曰不當秋捧者似無罪矣臣曰嚴禁手記之規然後可無日後如前之弊矣 上曰所謂扈衛廳實無可用處宜有變通之道矣臣曰伏聞故相臣鄭太和亦常為革罷之論蓋是無用之軍門矣 上曰近來詰戎之政

疎虞莫甚殊非細事卿屢經將任必有講究者留意於此等處俾為修舉之道可也臣曰敢不盡心 十九日朝廷問安 因 嚴教待命金吾仍納命台有勿待命之命

傳曰 惠慶宮有問安藥房三提調直宿醫女差備待令 以承傳色口傳 下教曰庭候太遲慈候一向添劇焦迫何可勝喻 政院啓曰即者議政錄事來言曰領議政金尚喆右議政徐命善以爲庭候遲延罪在臣等伏承 下教萬萬驚慄走伏金吾恭候 嚴命云仍納命台何以為之敢稟

惠慶宮患候

胥命

又啓曰即者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金尚喆右議政徐命善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于領右相命名仍為傳授史官鄭東俊來宣

二十日朝廷問安 二十一日朝廷問安

是日內局入侍 上曰俄見憲府之承授傳旨則右相之名亦入於六月承授中安有大臣入於承授乎都承旨洪國榮曰既是拜相前傳旨故似是渾同承授矣 上曰注書出去右相五月晦前拜相則推考傳旨雖是拜相前事六月承授時何不

拜相前推考  
傳旨事

拔去而渾同承授乎知入注書回奏曰乃該房不審之失云矣 上曰非但該房之罪當該臺諫難免不察之失矣 秋判入侍 上曰輔國重臣猶不可收贖况大官而擬之照律之科乎極為駭然矣 命書傳教曰始也猶以輔國重臣之照律為無前之事矣今又取見六月晦前承授推緘新拜右相之推緘數度亦在其中拜相之後推考房之傳於憲臣固極可該方命處分而至於憲臣職在糾正初既受去迄今歲在擬律文書中大臣其可以笞杖收贖乎不徒事未前聞豈非憲臣壞臺體

之甚者乎其在敬大臣之道不可但施薄罰伊日  
推絀承授憲臣罷職不叙其餘行公憲臣亦難免  
蒙不覺察之失一併從重推考 傳曰觀此院吏  
之指皆是院吏之罪輔國照律今則便屬細事大  
臣擬之照律之科其可成說乎伊時推考房當待  
金吾之供處之該吏則分輕重自本曹照律勘處  
事分付刑曹 以承傳色口傳 下教曰雖拜相  
前事大臣何可發絀乎既不可發絀則同為混入  
於承授乎此亦一體問啓

二十五日朝庭問安

王大妃殿有未寧之候內局直宿朝庭問安

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引見假注書鄭東浚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領府事李滌之事更何必索言而予所以寒  
心者朝廷不尊紀綱不立此莫非予之自反處也  
其誰咎尤以 甫廟朝初年觀之其時朝著整肅  
等分截嚴豈敢有此等事乎彼大臣不足為咎而  
予所慨然者乃卿等也至於右相則尤庸慨然矣  
領議政金尚喆曰 聖教至此此莫非臣等之罪  
也臣則未見其劄本而右相則至遣徐浩修極力

畿伯擇差

挽止而終不得止云矣臣曰臣則見其劄本而竟不得挽止此乃臣素不見重之致臣心惶感實倍他人矣上曰予置右相於三事之任者蓋欲使尊君綱而正朝庭也至於今番事實為慨然矣上曰畿伯誰可為之卿等須思量極擇可也臣曰當以亞卿以上擇擬矣上曰右相亦在此而箕伯事豈不怪乎以寧遠郡守事言之昨冬之狀請仍任也至謂賑邑中灾荒最甚而該郡守至誠安集民賴以全今反以勤勵庶踈長短不掩置之中考是何一人之能否若是相懸於半年之間也

箕伯擇差

賑大事也考績大政也固當審慎詳察無有一毫未盡之患可也而昨冬之狀啓今夏之貶題何其大徑庭也領相曰前年雖或善治其後若又不如前則似不可以前功而容恕故置之中考矣上曰以向來陽德事言之新差縣監之與監司有嫌世所共知而至請前縣監之仍任使新縣監至中路而返嫌疑之際豈不顧乎且以關西民上京鳴冤事觀之其間必有不善處之事而然矣臣曰聖教如此臣不勝惶悚矣上命書罷職傳教上曰箕伯誰可為之領相曰雖云內重外輕關西



次對

三歧事

掖隸  
吏胥  
軍伍

重藩亦不可不另擇今任度支之人似好矣臣曰  
自度支而出莅藩任曾有前例矣

二十六日朝庭問安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所啓國制度廢人之在官  
者有三歧焉掖隸也吏胥也軍伍也屬於掖隸者  
至於司謁而已屬於吏胥者至於書題而已而若  
軍伍則試其才藝揀取而為執事積其久勤遷轉  
而為邊將三者各有其歧不相混淆而其中軍伍  
之制最為優厚者欲其願屬之多而壯軍容也隨  
行之久而習軍務也是非但廢人之豪富者雖中

庶輩莫不願屬於禁軍騎士別武士之屬以為拔  
身之階從前各營門軍容之光鮮諸將校兵務之  
曉熟莫不由於此矣挽近以來此制廢壞各軍門  
執事不由禁軍等諸將官或因請托或拘顏私舉  
以白徒不操弓之類直為差出由是而掖隸者一  
得兼司僕之稱則莫不夤緣而面差吏胥者稍有  
自樹立之資則莫不干囑而得參行伍之取才不  
過數三窠而其餘則皆為將臣循私之科以至於  
目不辨旋旗之色耳不識金鼓之節而徒占軍門  
之要任先得邊將之好窠惟其積苦於軍門者窠

額既窄久勤亦遲故不樂入屬各趨他歧軍伍之  
疲弊兵務之疎忽愈往愈甚若不及時通變則終  
當有無窮之弊臣意則自今以後申明法制各軍  
門執事皆自行伍軍校中試其講陣技藝取才升  
付而閑散直差之規一均嚴禁則行之未久必有  
成效矣然而即今見存者有難一時益汰待其有  
闕悉作取才之窠以為次次移遷之地似好以此  
分付五軍門使之成節目施行何如 上曰卿等  
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右相所奏誠得其宜  
而向聞訓將之言若以行伍盡為填差則其間亦

不無窒碍之端云然量濶狹成出節目一經上裁  
稟旨處之似好矣 上曰訓將之意何如訓練大  
將張志恒曰純用行伍非不好矣而用人之道各  
自不同或有不能堪當處故曾有所議於都提調  
而近來雜技殺身為渠輩之良策中路之操弓講  
習者絕少自徒入屬亦為廢流之捷徑此莫非私  
勝而然毋論行伍閑散擇其可堪者兼試其才而  
差出似好矣 上曰卿之所奏可謂定民志聳軍  
情之大端也卿等與本兵元戎之臣爛加消詳後  
日登對時稟處可也 上曰頃以西司承旨改望

棍制厘正

置之事所下傳教卿等見之乎臣曰臣等伏見  
下教不勝欽歎矣 上曰若一併削拔則於渠輩  
亦為子孫之累矣臣曰 聖教誠然此備忘下後  
人心莫不悅服矣 上命讀全羅監司李普行辭  
職上疏訖 上曰卿等之意何如臣曰完伯之病  
果難堪任云矣 上曰然則不可不許適矣

承 命入侍

上命大臣兵判將臣入侍假注書徐鼎修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棍制厘正雖非大事而法令設立  
之初不可不詳察各處棍杖大小尺數兵判皆為

錄入乎兵判奉進小錄 上曰大抵用棍甚為重  
難以軍門大將言之或乘其憤怒之時致有濫杖  
之弊則人之死生決於一己之私此豈不可悶乎  
以此小錄觀之摠廳太重守廳太輕大小制度若  
是不齊一番厘正之舉在所不已也卿等之意何  
如臣曰誠如 聖教棍制亦依刑杖例次次差等  
好矣 上曰至於捕廳治盜之棍則當異於他軍  
門矣臣曰捕廳之無亂杖實我 先大王欽恤之  
盛德而自此以後小民無所懲畏末流之弊不無  
竊叢難禁之患矣 上曰 先大王非不念及於

近仗軍士  
兵曹下隸  
換牌事拒  
查議

末流之弊而只以治盜之官乘怒濫杖為閔故有此處分矣

差宗廟秋享大祭獻官

七月初四日承 命獻議

傳曰兵曹下隸以近仗軍士搜佩號牌事傳教查問之際拒逆受棍拔劍欲為自刎之狀前所未有之變怪禁庭何等嚴肅之地傳教何等重大之事而雖是郎廳馴致之故渠以下隸作此驚駭之舉紀綱之隳壞已無餘地若此不已則不但朝廷政令不得行矣必至拔劍於差備之內而後已寧不

寒心此等之類決不可尋常處之可擬之律收議大臣刑曹堂上以聞檢閱金勉柱來宣臣獻議曰禁中至嚴也 傳教至重也下隸之拒逆受棍已是同赦之罪而肆然拔劍欲為恐動之詐者實前古所無之變怪此而若不用法則不但國綱之漸弛而已將何以杜後弊而懲亂民乎臣意則不待擬律出付軍門梟示軍民斷不可已也臣又有區區愚見柳星漢之昨今駭妄之舉溺職之狀厥罪不輕馴致陪隸以至此境是豈但下隸之罪而已兵曹佐郎柳星漢亟施竄配之典為宜矣

差親臨到記儒生製述讀券官 初五日承命  
入侍

上命時原任大臣刑曹堂上入侍司錄俞鉉章來  
宣承命入侍 上曰今觀刑曹啓本朴重根嚴  
治之律可知僉議詢同而大臣刑曹堂上既皆入  
侍更爲收議以盡審慎之道可也左議政鄭存謙  
曰重根之當用一律僉議皆同無容更議渠之罪  
犯中禁庭拔劍尤係莫大之變官門作變猶至於  
不待時之一律則今此重根之干犯尤有大焉不  
待時正法然後京外之愚夫愚婦曉然知禁庭拔

禁庭拔劍  
事

劍之罪必至於亟伏邦刑乃爲懲後之道矣右議  
政徐命善曰臣意則干犯不道軍服作變等律文  
終不櫛合此等無前變怪豈有準備之律文乎不  
必苟且傍照直自軍門聚會軍民即令集示則懲  
後之道無過於此矣刑曹判書張志恒曰重根之  
擬律既無相當之條而若以大明律若不係宿衛  
應直合帶兵仗之人但持寸刃入宮殿門內則絞  
待時傍照擬之則當待時故以大典推斷條干犯  
於上情理切害者不待時斬家產籍沒傍照昨日  
獻議中以不道干犯律勘處仰達然至於籍沒似

重而既異於他死罪不當許久待時擬以不待時律使中外愚夫愚婦咸知其罪狀以為懲一勵百似好矣刑曹叅判徐有慶曰重根之禁庭拔劍前古所無之變惟考諸律文雖無可據其所負犯與他死罪尤重懲一勵百之道不待時處斷斷不可已也刑曹叅議朴師海曰臣等待罪刑官考之律文律無可據而禁庭拔劍無前變惟論其罪犯死有餘罪其在懲一勵百之道不容不嚴重處分待時不待時間一律正刑斷不可已也 上曰兵判禁將亦各陳所見可也兵曹判書李徽之曰重根

所犯實是前古所無之變怪不必拘於律文之無觀合而書云怙終賊刑如此重罪亟伏邦刑然後可為懲後之道矣禁衛大將洪國榮曰重根事誠是無前之變怪其在杜後弊懲亂民之道可謂殺無赦而至於不待時處斬有班駁於律文者軍門臬示亦有所不觀着者且殺之則一也而隨其所犯法亦有緩急臣意則移付秋曹捧結案後待時舉行似合宜矣 上曰朴重根事即是無前之變怪不待時正法可也登時臬示亦可也若不用法無以懲戢予則以擇於斯二者為宜今於筵席詢

擇守令

問始有覺予未覺者律文亦有近似者云以此則  
審慎之意懲勵之道可謂並行依禁將所奏為之  
重根移送秋曹嚴刑捧決案待時舉行可也

以試官入侍

是日入侍臣進曰擇守令最為都政之肯綮而今  
番守令不可謂另擇矣未蒙 天點者已行刑汰  
者更無可論而堤川縣監李得老曾在禮山已著  
不治之稱今不可復畀字牧之任郵官雖與守令  
有間而栗峰既非小郵則如崔守忱者決不可堪  
任提川縣監李得老栗峰察訪崔守忱並改差吏

曹判書李重祜推考何如 上曰卿之所奏甚是  
依為之 傳曰居首生負柳文養直赴殿試之次  
生負金天欽洪大燮直赴會試

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曰頃見金華鎮緘辭卿等亦知之  
乎臣曰領相雖避嫌不言臣方欲勉出備堂而若  
其所遭本事既已脫空宜若無引義備局者但聞  
當初發啓時所不言之籌堂一句語添入於其後  
臺啓中云此是朝紙之所不出舉世之所不見而  
伊時臺臣濟自添書於笏記臺啓謄傳事體至重

行公臺諫推

考

式科申飭

雖有添刪者必待簡通謹悉而為之則名以臺諫任自添書有闕後弊當該臺臣趙德潤拿問查處有不可已矣 上曰依為之臣曰次對只長官入侍有合啓則行公臺諫全數入侍例也而今日行公多臺皆不入來一並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式年科期不遠而初試之以製述試取法意有在士子之非講生攔入試官之不以公試取實為近來之痼弊今番則不可不嚴禁此非變通科規蓋欲修明舊典也至於會講則先入應講者已滿入格之額數則其下雖能通七書自在

落科此豈盡才取人之道乎自今以後應講能通者勿拘多寡隨出隨抄更為比較以填其數為好大臣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其於初試若或借述及赴殿試不能成樣其間工拙自當綻露明知其如此似不當復踵前習而至於會講比較自古亦然矣左議政鄭存謙曰臣曾經湖西東堂試官稔知其弊若嚴禁其非講生攔入之弊試取不必峻考只取其自製者隨其文之高下而等第則似為一分抹弊之道矣至於會講之比較填額儘合於盡才取人之道臣實欽仰 聖教矣臣曰初



削科議

試嚴禁借述之弊會講申明比較之規則不過數  
式年士習自當丕變講述可責實效 聖教誠允  
當矣領相曰以此出舉條京試官未下去之前先  
期頒布另加申飭使京外士子曉然知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

承命獻議

傳曰科榜之削係是難慎之事故爭執踰歲尚未  
靳可而伊時予所受困之狀具在須示日記中國  
有士師則其可肯宥凶徒吹噓吸引之徒倖違邦  
憲哉然未允臺啓之前許多榜中人皆在人鬼未

判之界使有負犯者懷僥倖之望無罪累者抱壽  
結之恨實非綜核之政然予則又以為削榜非難  
區別為難如其混削金榜則不徒有玉石俱焚之  
歎而已無所犯之人固無可論有所犯之人又將  
自同無故之人尤是掣肘之端其在難慎之道宜  
加廣詢而處斷乙未五月文科原榜之區別削榜  
當否問議大臣以聞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  
謙右議政徐命善等獻議曰臣等已於遙中有所  
陳達而伏讀 傳教至受困二字不覺心寒膽掉  
科場之循私用奸猶屬餘事朝廷苟有法綱則豈

可使負此罪犯者容置於朝籍之中哉原榜中摘  
裁其有所犯者先削其科仍置重典實為綜核之  
政而但主張用奸之試官皆已物故憑覈無路此  
今日臣子之所共憤痛而臺啓之所以閱歲爭執  
者也無累之人混入其中無所區別雖有俱焚之  
歎與凶徒同榜題名必有若洗之意毋寧全罷其  
榜決不欲參錯於其間若其負犯之類則當此大  
明之中天魑魅自當莫逃其形豈有厭然自揜之  
理哉臣等之意乙未五月文科原榜為先亟允臺  
啓以嚴王綱以洩輿憤為宜伏惟 上裁

十四日差 孝明殿望祭終獻官 十五日承 命  
入侍

傳日次對停大臣禮判京畿監司同為入侍注書  
鄭東俊來宣

十七日隨 駕詣懿昭墓義烈墓 二十日上劄辭  
職

前二日大司憲鄭昌順疏曰人臣事君貴在誠慤  
而十數年來羣下之所事上者以貌而不以心  
以文而不以實媚眉承睫嫺飾邊幅趨走以為敬  
姑息以為愛遂至近日此習猶痼大臣不以經濟

鄭昌順疏斥  
大臣

為意培諫不以諫爭為任樂因循而憚振作喜雷  
同而恐崖異一種風氣一種習尚軟熟而曰涉世  
稱縫而曰善處出一言則三計四慮自不覺心緩  
而體弛當一事則東顧西瞻終未允進寸而退天  
孳孳經營都不過各私其身各利其家上不忤君  
父下不惡儕友雖使世界變閱千劫只欲此身長  
保富貴且為子孫不栽荆棘漫做功名輒到正卿  
大官如此小官如此誠謀身之良策處世之妙方  
所恨者 殿下之許多官爵許多恩寵只得成就  
羣下之身家而國事朝象則委靡洋漫將日非而

莫可救藥矣風習之移入賢者所不免勿論其材  
智長短舉不欲擔着做去似此氣象似此規模若  
不痛加責勵無以矯拔積習此風不革此習不祛  
君有闕失誰將匡之國有事變誰將任之雖欲為  
治誰與為哉試以 殿下臨御以後言之遷席奏  
對言言皆稱 聖旨朝廷是非事事仰承獨斷曷  
嘗見大臣薦一賢能建一謨猷臺諫進一昌言補  
一袞闕者乎 聖學高明閱理既熟反以求之於  
遜志逆心之訓為佞為忠之分則今日之弊源不  
待臣言之畢而可以知矣而變移之機亦惟在

自引劄

殿下轉移間耳上自大臣下至侍從曉諭警飭  
明示好惡脂膏者亦謹直者進敢任者獎巧免者  
黜君心所向疇敢不承草上之風孰不為偃標端  
而影不直源清而流不潔者臣未之見也惟聖  
明之深留意焉云云至是余乃上劄自引曰伏以  
臣忝叨見職居然五十有餘日矣一味伴食無所  
猷為聖簡實出於備位而徒為虛靡之資微誠  
雖功於面報而反添孤負之罪日夕惶懼如獲大  
疴乃者長憲既出而其中一段劄逼大臣甚切通  
來臺閣之上無言久矣今於勤攻之來臣誠樂聞

而虛受也第其措語遣辭非比尋常譏諷指摘至  
及心跡果如臺臣之言真有此等之人則雖微官  
庶僚尚不宜玷汚朝端況名以大臣受此題目其  
可冒據於具瞻之地乎籍曰泛論時弊未必專屬  
大官而身居百僚之首致使風習朝象一至於此  
又將誰執其咎此疏之出適在臣濫承誤恩之際  
雖不佞言臣名而臣心歉愧有若當着臣身不惟  
臣區區私義不敢晏然在職而已在朝家綜核之  
政尤宜早賜斥退改卜賢德以之變風習而靖朝  
象有不可已也伏願聖明俯垂鑑諒將臣所帶

北道監賑御

史推考

會寧府使

有病使其子

監賑事

夫許錫免以謝臺議以幸國事千萬幸甚今日賓  
對有依例未會之 命而臣情踪如右末由進忝  
尤不勝悚恐埃勤之至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領  
左揆之批布諭予至意卿其安心勿辭來忝明日  
賓對仍 傳曰此批荅史官傳諭于右議政注書  
柳孟養來宣

二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臣進曰北道監賑御史申應顯書啓中  
有未妥者會寧府使鄭與曾病難監賑故以其子  
傳令軍官替行其父之事云一邑賑政何等緊重  
而使其子因便替行事未前有已涉駁異而設有  
是事豈可上煩於奏御文字乎其在事體尤甚未  
安監賑御史申應顯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  
之

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曰沈豐之上疏何以處分則為好  
耶臣曰十二人姓名既出臺章罪犯亦在罔赦科  
榜之罷與不罷非所可論矣 上曰其時科榜何  
關於予而凶言罔測欲作資持之資尚今建思不  
覺心寒其中有所犯者與無故人一體罷榜雖非

區別之道然臺章所陳不過風聞一則有開荆棘之嫌一則有不分明之歎全一榜罷榜似好矣臣曰科榜中直赴似當有區別下教矣領相曰此則禮判當稟定矣臣曰直赴人賜牌則似當更賜矣上曰若以存科名為教則直赴次第當何以為之耶臣曰國初亦有無甲乙只有丙科之榜以丙科分次則似好矣

差文臣殿講考官 二十六日以試官入侍

是日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所啟宣傳官節目啟下後宣傳官李彥慎宜有區別之道依例陞六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右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兼春秋吳泰彥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訓將磨鍊禁軍節目見之于臣曰見之矣 上曰所成節目多有不成說處只以別取才一歎言之不在節目中且該番將各別擇差之節目甚沒頭尾不可不更為刪正卿曾經武將亦閑軍制故欲與卿議定耳臣曰今此節目多未消詳更為刪定好矣 上曰卿與禁將更為商確成出節目可也臣曰當與禁將議定耳

禁軍節目  
刪定

上曰禁軍一番便作武弁初仕之階則不可不重其選一番之數雖難造次充額當預先取才以為次次陞付之地而此亦節目間事該番將各別擇差然後可行此節目矣臣曰今此宣薦內禁衛變通之舉實出於重禁旅簡才藝之 聖意凡在瞻聆莫不欽聳既定六朔之限俾作初仕之階則即今闕額雖未滿一番之數不可不預先取才次第填付該番將令該曹依節目極擇差出後取才之期以八月念間擇日舉行而前期知委於各道使遠方諸武一齊來赴何如 上曰依為之臣曰式

年武科期日不遠允諸舉行不可不預先申飭矣昨年重試初試時以元額雖或不足規矩外勿付筆技事已有定式之 命至於錄名單于中格例之違越懸保之淆亂亦有伊時嚴飭之教今番更加申明遵行毋或放忽之意分付兵曹使之前期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九日請對入侍

時有盜入宮中之變大臣三司請對入侍 上曰昨日光景卿等何以即聞乎領議政金尚喆曰臣等俱在軍門提舉故知之矣昨夜之事實是往牒

請對  
盜入宮中

所無之變聞極驚懍不覺心寒骨顫矣臣曰自有此變戒嚴之道不可少緩而近來宿衛等節極甚踈虞此尤可悶矣

三十日差 孝明殿朔祭終獻官 請對入侍

是日大臣請對入侍請 移御昌德宮 上允之

八月初二日差 延福殿告由祭獻官

傳曰既不躬詣親審亦無設都監之事明日徽寧殿奉安及延福殿移奉時舉行凡節必多不齊徽寧殿奉安時右相祭罷後留在與禮堂省檢奉安後復命延福殿移奉時依昨年景慕宮移奉時例

領相亦於祭罷後留在與禮判省檢而奉神輦時舉行凡事俾無窘束之弊事分付亦令以此意遣史官傳諭于領右相注書鄭東浚來宣

初三日承 命入侍

傳曰右議政入侍假注書張志顯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喬桐水使誰可為之臣曰未及商量矣 上曰洪秀輔何如臣曰可為之人也 上曰與具以謙何如臣曰以謙亦好矣而才經兵使之餘今又除此則不免驟陞矣 上曰洪秀輔亦可堪任乎臣曰為人安詳且有氣力制閫之任無慮矣

喬桐擇差



朝參

上曰徑此則雖南北兵使可為之手臣曰非但南北兵使至於平兵亦無碍矣 傳曰喬桐水使既問大臣毋論啓請窠口傳擇擬臣曰還御後 孝明殿朔祭陪祭百官出入時宣仁門留門事甚便好矣 上曰然矣以此定式可也

初六日還御昌德宮時隨 駕 初七日行備局坐起 初十日朝講入侍

領事徐命善知事蔡濟恭特進官李徽之徐浩修叅贊官李亨達侍讀官洪明浩檢討官尹尚東大司憲鄭昌順大司諫趙英鎮假注書李宗燮史官

定名分

徐龍輔金勉柱以次進伏講春秋自九月丁卯子同生止不在於朝桓也 上讀新受音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玉堂已陳文義臣無容贅達而定名分即立紀綱之本也名不正則朝廷之蹂競成習分不明則百姓之侈靡成風大抵治國之道先正名分然後可以推而及於百千萬事伏願留神焉 上曰所陳誠好矣 是日兼行次對臣進曰我國宮城之制極其踈虞今若付諸營繕依前修補則徒費工役而竟無實效令三軍門合力分掌一統改築斷不可已而若其措處之道待諸將臣

宮城改葺

宮城改築事

下教

親鞫

相範事

承命入侍

省審基址後商確稟處好矣 上曰依為之

傳曰大臣將臣詣閤兼春秋吳泰彥來宣承命入侍 上曰宮城改築事禁將之見固好矣而予意則等石丈餘後以灰土交合等墻似好矣臣曰領相之意亦如是矣領議政金尚喆曰今日越墻罪人即令捕將合坐究覈宜矣臣曰越墻委折不可不嚴覈矣 上曰依為之

親鞫時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金吾堂上西司左右捕將牌拓

承牌入侍 親鞫罷後別省記仍宿賓廳

十一日 親鞫時入侍

肅章門 親鞫時 上願謂大臣曰相範之逆節若是昭昭而忍杖不服者豈不凶頑乎臣曰今以諸賊之招觀之其嚙聚凶徒主張陰謀之狀明若觀火而屢度嚴訊之下若是抵賴極為凶頑矣臣曰罪人拿來時搜探文書何等嚴重而申光緝文書只是田畚文券及雜冊數種而已許多緊關者則初不搜來事關鞫體不可不嚴繩當該都事洪格為先汰去拿問查處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何

別省記

如 上曰依為之 上願謂大臣曰龍輝結案當以大逆捧之乎臣曰然矣如龍輝之凶逆不施大逆之律則其可曰國有法乎 上曰相簡之徑斃杖下已是失刑而相範又欲杖斃矣臣曰相簡相範之逆自是一串貫來而其凶毒犇頑之狀可見其為厲氣所鍾矣

十二日 親鞫時入侍

肅章門 親鞫時臣進曰相範之終始忍杖不無徑斃之慮若或徑斃未施當律則舉國臣民之憤無以洩矣又曰此賊之趨即捕得實賴皇天之默

佑若使陰謀凶詐久不散覺則不測之變將至何境耶今聞渠供尤不覺心寒膽掉矣 親鞫罷後別省記仍宿賓廳

十四日 親鞫時入侍 十六日 親鞫時入侍

肅章門 親鞫時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學卿宰金吾堂上排闥入侍臣等進曰今番逆變實是亘萬古所未有者積既出於罪人相吉之招至有推戴之說則族捕等節不容畧刻遲延今 殿下之遽入小次牢拒諸臣入對之路固知出於我 聖上有所不忍之意而禍迫

庭請

宗社變在呼吸此豈 殿下曲施私恩之地乎伏  
望亟允設鞫之請以絕禍根以定人心斷不可已  
也 上曰卿等何為如此之言乎臣等沫血力請  
遂以為先拿囚南間事榻前定奪

十七日

親鞫時入侍

率百官庭請五啓不允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等  
率百官啓曰罪人櫛之決不可一刻容息於覆載  
之狀已悉於昨今啓奏而 殿下歷觀前代史牒  
國朝故事曷嘗有身為近宗名入推戴而不置之  
法者乎況今亂逆層生窩窟未破國勢孤危人心

波蕩不知何樣禍機伏於何處發於何日而其危  
急之機實迫呼吸尚何以留此禍根以作凶逆輩  
奇貨坐待其煽亂乎一日生在地上有一日國家  
之危二日生在地上有二日國家之危舉國遑遑  
未暇緩聲茲敢相率齊籲伏乞 聖明淵然深思  
亟允罪人櫛正法之請以副宗社神人之望焉  
答曰此何言也卿等亟傳所請以安予心 庭請  
且啓 答曰卿等休請以安予心 庭請三啓四  
啓 答曰何以不忍之說屢煩乎 庭請五啓  
答曰聞益不忍矣

十八日率百官庭請五啓不允

庭請啓曰臣等昨上五啓而誠淺辭拙終不能感  
回天聽此莫非臣等之罪而何 殿下處變慮患  
之道若是其泄泄也噫鎮日帳殿所訊者何事徹  
宵環衛所警者何事枝葉雖治而根抵未蔘高窟  
既露而巨魁自在古今天下安有如許義理如許  
懲討也耶伏惟 聖學高明閱理既熟曷嘗見地  
處如櫝罪名如櫝而卒能容息於覆載之間者乎  
臣等雖甚愚魯納君無過之誠亦不後人雖尋常  
匹庶之賤倘 殿下法過其罪則固將當階可否

率梏爭執以保 大聖人欽恤之政况彼貴介之  
親所處何如而必欲斷以三尺不火願籍終不敢  
仰體我 殿下不忍之心者誠以逆是宗社之逆  
而非但 殿下之逆則 殿下不可以私之也法  
是宗社之法而不獨 殿下之法則 殿下不可  
以撓之也今若一味牢拒徒事容覆則得無近於  
優游姑息之譏而尚可曰國有法乎有臣分乎臣  
等聚首周廬通宵不寐念宗社而求憂統屋壁而  
徊徨治啓待期齋心更籲伏乞 聖明亟加三思  
快降一俞以副舉國臣民之望焉 荅曰亟停勿

煩 庭請再啓三啓四啓五啓 荅曰其止之

十九日率百官庭請五啓不允

庭請啓曰今日沐浴之請百官爭之矣三司爭之矣以至章甫之士皂隸之賤亦莫不奔走叫闈矣苟非晷刻淹延不容不已者則舉國臣民豈若是其違違汲汲之至此哉噫法者非 殿下之法乃國家之法也非國家之法乃祖宗萬世之法也今番凶逞實是有國以來所未有者而為其禍根亂本之逆櫜斷以公法誠不可一刻容息於天壤之間者而乃 殿下欲以私恩掩其公法是 殿下

不惟廢國家之法乃廢四百年宗社之法也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而一日二日徒為此泄泄姑息之舉也憂迫之極又此相率齊籲伏乞聖明快即允從以安國家焉 荅曰其止之 庭請再啓三啓四啓五啓 荅曰其止之

二十日率百官庭請五啓不允

庭請啓曰嗚呼國無法則已有法則櫜不可不誅也國無臣則已有臣則法不得不行也上自搢紳下至坊曲小民曠職曠業奔走叫闈者何嘗有一毫私惡於櫜而然哉誠以亂逞不可不討王綱不

可不扶也今 殿下果以積謂無可誅之罪則何  
不明言顯諭使臣等無辭可對而且以不忍聞其  
止之等教連日牢拒惟事相持欲其延晷刻之喘  
迫當施之律以此推之 殿下之意亦非不知厥  
罪之當誅王法之必行而乃以區區私愛之恩欲  
掩堂堂懲討之義臣等之所望於 殿下者實在  
於明義理扶人綱豈敢以姑息之政濡忍之私仰  
期於 大聖人作為哉一日二日上下相守成何  
國體作何景像無乃 殿下將謂臣等亦不得請  
則必將自止積亦因此而得活乎此有大不然者

臣等所守者臣分國典也若不得請則是臣分由  
是而虧矣國典由是而廢矣臣等雖甚不肖虧臣  
分而廢國典其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固必無  
之理也以 殿下之明理達識何不念及於斯也  
伏願 聖明亟允所請使禍本永除國勢永鞏焉  
荅曰不允 庭請再啓三啓四啓五啓 荅曰不  
允

二十一日率百官庭請五啓不允

庭請啓曰臣等之庭籲日亦五矣 天聽逾迫一  
向斬許 殿下謂此事久未蒙允則臣等可以撤

請耶臣等苟以久未蒙允而撤請則是無臣分也  
臣等無狀 殿下豈忍謂臣等至此耶噫近宗之  
名人推戴而獲保首領者從古無是也伏想 殿  
下於此固已悉燭其決不容但已而所特難者特  
以 聖上親愛之心有所不忍也先儒論舜之誅  
四凶曰可怒在彼已何與焉推是理也自干誅者  
殯也 殿下何與焉王章不可以終屈也輿論不  
可以終拂也而 殿下不以一已字毫髮忝於其  
間則親愛之至情不忍之仁心固已自在於流涕  
行法之中矣初何嘗以彼而傷此耶以 殿下聖

學之高明似此義理豈或遺燭而一日二日迄無  
慶分將至人心轉益波蕩國勢轉益岌業不知何  
樣禍機起於何處思之及此豈不凜然而心寒哉  
伏乞亟允所請狀正王法以答宗社神人之望焉  
荅曰不允 庭請再啓三啓四啓五啓 荅曰不  
允

二十二日率百官庭請五啓不允  
庭請啓曰伏以臣等沐浴之請引日已多陳籲欲  
窮而戚戚之 教邁邁之 批一例斬持得請無  
期噫嘻此何為也為廷所推是即送也送而不誅



寧有是理推之者枝葉也見推者根抵也誅枝葉而赦根抵又安有此法也臣等伏讀昨日所下大臣劄批上引管蔡下論經權辭旨惻怛孰不感涕而管蔡之罪不過流言言之所指又不過不利孺子而已管蔡曷嘗為武庚所推戴乎然且周公斷以大義割其私恩所以為聖人之權而至於今日之事則凶徒互相煽亂懿親為其高主情節之凶慘梟機之危迫比之東征之日其輕重緩急大不相同三尺之所不容八議之所不許夫經之為言常也誅亂逆者常法也常理也烏可謂之權哉烏

可以方之管蔡哉思無可施之地法無可生之道國言沸騰公車堆積一日倏息萬手交戰伏乞聖上上思天討之不可稽下念輿憤之不可遏亟降慶分明正典刑國事幸甚 荅曰不允 庭請再啓三啓四啓五啓 荅曰不允

二十三日率百官庭請八啓不允 庭請啓曰臣等忍與此賊共戴天耶鎮日沫血而聖批不賜開允一日二日今至幾日矣一啓二啓今至幾啓矣嗚呼皇天眷顧佑我 殿下畀以大位為一國神人之主洪惟我 先大王以四百年

宗廟杜稷傳于 殿下而乃有逆櫜之變則即日  
宜致顯戮而 殿下欲以私恩曲保之此豈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之義亦豈祇承宗廟杜稷之道乎  
夫逆櫜為賊推戴即王法之所必誅也 先大王  
如臨於上則逆櫜必不榮朝而伏法矣今 殿下  
一向寬貸之尤豈不有違於 先大王之遺旨乎  
自逆謀發覺以後逆櫜之不可一刻容置於覆載  
之間即舉國之萬口同聲而 殿下只為私恩不  
置顯戮則四方人心遑遑莫可維持而國家危亡  
之機迫在呼吸臣等日日率百僚請誅此賊未蒙

允俞而歸則市井吏隸之賤相與振腕而責臣等  
曰今日又未得請臣等何辭以荅乎伏惟體皇天  
之明命延 先王之遺志循萬民之輿情亟降俞  
音決正王法不勝幸甚 荅曰不允 庭請再啓  
三啓四啓五啓六啓 荅曰不允 庭請七啓  
荅曰以予不允卿等之啓為例荅乎予豈忍以可  
已之事尚今不已使百僚三司鎮日奔走有若相  
持者然哉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卿等若知予心何  
煩聒之至於此甚也向者以經權之義情跡之分  
有所為批於大臣故自以為瞻聆所及庶幾感悟

及其庭啓其所證引乃 列朝已行之事此亦有  
不然者惟彼安平錦城暨仁城在 兩朝或為同  
氣或為近宗而畢竟並歸罄面則卿等必欲以此  
聞于予者無或藉以為法之意于予又有申復於  
卿等者彼三人者俱有自干天誅致于大辟豈  
兩朝之慈息一毫未盡而然也實以宗社為重私  
恩為輕故也予於今日卿等之請若有近似於三  
人者之事則亦當仰述舊典勉副羣心流涕而從  
之可也嗟咽而許之可也若是其牢拒不已者亦  
豈無以哉噫予之情事欲諭則聲自咽矣欲書則

淚先滋矣孤露餘生豈有如予者鵠原之懷荆樹  
之倚惟有庶弟三人而慎風露所售不幸早死相  
年紀至長疾病常纏惟積幸而無恙每自以為庶  
幾成立宗英繫衍使 先父之子孫立我朝廷欲  
報勛勞之萬一而凶逆作孽名出於推戴歷觀宗  
親之負此名而活其身者稀矣嗚呼長生綺紈蒙  
無知識渠豈知推戴之為何事也予之情事求之  
古牒未有倫比故非不知 兩朝之例亦非不知  
斷恩伸法而終有所不忍者其亦憾矣言之及此  
推痛惻傷猶屬歇後語更復何喻其諒之母使予

又聞不忍聞之請是所望於卿等也 庭請八啓  
曰臣等冒陳七啓恭俟一俞及承批旨首尾累首  
餘言字字惻怛無非敷心之論至於欲報劬勞之  
教仰念我 聖上情事自不覺嗚咽流涕臣等雖  
無狀苟有一分容議之道則豈敢不思所以仰體  
而獨無奈國家之禍機方急祖宗之典章至嚴萬  
口一辭之論雖以君上之尊不可以威制而力過  
況今日止面於 殿下之庭者其敢迫於 聖教  
而遽忘不共戴之義哉至若有何近似於三人之教  
今者廷檜之負犯謂之浮於三人則可也謂之輕

伏閣

於三人則臣不敢知 聖意之所在也藉令檜蒙  
無知識誠如 聖教以近宗而名入推戴者古今  
天下曷嘗有以其無知識而不置法者哉 聖教  
之懇惻至此而臣等有死而已不得請則不敢止  
將不知讀撓之至於何境伏願 聖明早賜處分  
使宗社安而人心定焉 荅曰已諭予意其止之  
二十四日率百官伏閣七啓不允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等  
率百官伏閣啓曰臣等自伏奉昨下批旨想 宸  
心之惻傷念 聖諭之勤懇臣等抑何心必欲彊

弗不思所以仰體也哉誠以宗社為重神人共憤則上不可以春係私恩而忘大義也下不可以承順聖意而廢公法也噫人臣討逆之義何莫非嚴且急也而殿下試思之如逆櫜之地處願何如也以王室之至親為凶徒之奇貨偃處王府今幾日矣假借姑息不早為討不知不測之禍機伏於何地羨於何日則此舉國臣子所以惶惶汲汲若不保朝夕者也前後陳啓殆至四十而一日二日便屬應文此豈古聖人沐浴之義亦豈臣子暇豫之時乎雖以臣金尚詰言之未有撤鞫之命

而不敢為開坐之計者蓋以訊問諸囚不過枝葉也請討逆櫜乃是根抵也法有輕重勢有緩急而此同聲叫闈之舉而一例庭籲殆近緩聲不得不進伏闈外不得請則將不得退伏乞聖明念國法之終不可屈察羣情之終莫可遏翻然靡然亟降明命焉 荅曰伏闈之舉此何事也再啓三啓 荅曰此何舉乎四啓 荅曰方欲親鞫其何遮路耶五啓 荅曰其止之六啓 荅曰方欲殿座何為遮路耶七啓 荅曰苦矣

親鞫時入侍

親鞫

甫章門 親鞫時臣進曰 殿下昨日之教以贊  
之情跡與安平錦城仁城有異為教臣等誠莫曉  
聖教之所指也櫝之地處何如而其所負犯乃是  
諸賊之奇貨凶逆之根本則謂之有浮於三人可  
也其可曰反輕於三人乎三人之罪犯如彼而  
列朝之斷恩如此則 殿下豈可以一時不忍之  
心不遵 列朝已行之法乎臣等自承 聖教豈  
不欲一分仰體而誠以禍機甚迫國憂政急不得  
不為此流涕之請 殿下亦當流涕而從之而已  
伏願無少持難決降 明命焉諸大臣三司遂齊

聲請討臣又曰諸逆雖已就戮而亂本尚今偃息  
羣下慮患之心其可暫弛乎禁府甚為踈虞先  
朝曾有失囚之患今日臣等之心慮無所不生萬  
一不幸有變將何以為之耶又曰今日處分不過  
兩言而決何 殿下終始牢拒之至此耶 上曰  
卿等其止之予不忍聞矣

### 金吾待命

率二品以上請對不許待命金吾仍納命名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  
徐命善率二品以上更為求對矣 傳曰卿等勞  
矣其休焉 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未言領

請對

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以爲  
誠未格天罪著不忠走伏金吾合被重誅云仍納  
命名何以爲之敢稟又啓曰卽者禁府都事來言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今  
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係是大臣去訖敢稟  
二十五日有勿待命之命

傳曰大臣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名假注  
書張志顯來宣

二十六日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

徐命善有稟達事率二品以上來詣閤外請對矣  
傳曰二品以上三司并入侍承 命入侍臣等進  
曰以昨日禁堂之奏觀之則櫝之逆節固已盡露  
而其所以惟恐或死必欲得生者渠必有某樣所  
恃而然矣誠不知何許禍機伏於何地起於何日  
則卽今事機誠甚急迫 殿下豈可遲延時刻不  
思所以安宗社之道乎臣等今雖被罪未蒙俞之  
前決不敢退去矣又曰人情莫測禍機甚迫若不  
卽賜允許則臣等有死而已決不敢退矣臣等又  
泣奏曰今日此面於 殿下之庭者抑何心腸必

欲違拂 聖意不思所以仰體之道乎亦豈與違  
積有何私誓必欲一報之耶惟以憂憤焦迫之情  
有此相率呼籲之舉則何 殿下不諒臣等之苦  
忱必欲違拒之至斯乎 上遂命諸大臣往諭逆  
積俾知厥罪之凶貸臣曰渠既知罪而猶有必欲  
得生之心渠之凶壯逆腸萬萬難掩終若頑不知  
罪至於無可奈何之境則臣等道理不得不使之  
自盡而後已矣 上曰卿等勿為如此之言也渠  
雖蒙駭卿等往問之時豈有拒逆之理乎  
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大臣金吾堂上三司有稟違事來詣閣  
外請對矣 傳曰入侍大臣金吾堂上三司入侍  
臣等進曰臣等朝者前席以逆積不可一刻假息  
之效力陳伸公法之請而以 聖上不忍之心流  
涕而固拒至命臣等進詣王府曉諭之者蓋出於  
靡不用極之意則在渠之道惟當涕泣惶恟求死  
不得而乃反頑忍不動終始拒逆至曰我豈可死  
到此地頭 殿下雖欲曲保勢不可得而即今事  
機比前尤異其在公法決不容一時遲延伏望亟  
斷大義快正王法以絕禍根以安宗社焉 上曰



次對

扈衛廳罷  
仍當否

益不忍聞矣臣曰事到極處無容更議况其我將  
生出之說必有何樣可恃之意思之及此寧不懍  
然而心寒伏望快降明命以伸王法焉大臣諸臣  
齊聲迭奏遂以使之自盡事榻前定奪

九月初二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鄭存謙曰扈衛廳罷仍當否此  
係軍國大事歷詢而處之何如臣曰當罷之議已  
悉於前後所陳而見今不存不罷多有難處之端  
恐不可不趨卽區處姑令以三廳分屬三軍門以  
料窠依前試射軍卒則待年置簿不害為不失本

色矣 上曰扈衛廳若為革罷則大臣前排燈籠  
之節無以成樣無或有損於威儀耶臣曰該廳既  
是當罷之軍門則豈以臣等威儀之減損有所持  
難也 上曰故相鄭太和亦有革罷之議該廳之  
有弊自古然矣革罷之後則扈衛別將何以區處  
耶臣曰本廳既罷則別將亦當罷之矣仍進曰禁  
府以逆橫孥籍事聞有草記云 殿下雖以不忍  
之心有所持難而執法之臣決不當奉行乞賜允  
可焉 上曰卿等其止之不忍聞矣

初三日隨 駕詣景慕宮 承 命入侍

觀豐閣宣醞

上御觀豐閣監刈禾穀右議政徐命善禁衛大將  
洪國榮左承旨鄭民始兵曹叅議李鎮衡入侍進  
皮熟栗一器仁切味一器烹鷄卵一器青太一器  
蒸餅一器白酒一器進御以此宣醞收穫後入侍  
諸臣各賜一斗租

初四日承 命入侍

是日 舉動時左副承旨與右相入侍事 駕前  
下教

初六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入侍假注書張志顯來宣承 命入侍

太僕馬鈍申  
飭

上曰太僕事可悶矣以其為大臣衙門故欲安卿  
等之心每思濶略之道昨秋今春申飭何如右相  
為其時提舉想必記有矣屢飭之下終無其效馬  
鈍橫走不成竟樣脫有緩急將有所恃乎臣曰司  
僕馬政日漸隳弛 飭教雖勤而猝難復古臣等  
每切憂慮矣 上曰頃者徽寧殿填祝時監察謂  
以無例至與大臣往復云而其時右相受以為過  
予則曰大臣之量當如是也臣曰監察之言既是  
有理則臣雖大官何可強自為是乎 上曰然矣  
近來監察全不成樣不可不擇差矣臣曰文官監

監察擇差

文治酬酢

親鞫

察則自吏曹今方精擇矣 上曰菁莪棫櫟何等  
 至化而予於一年之內欲振文化者無或近於求  
 治太速耶臣曰漸摩之化自應如桴響之捷不出  
 十年可期文化之丕闡矣 上曰豈其易耶  
 兼司僕寺提調 初八日 親鞫時入侍  
 肅章門 親鞫時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  
 右議政徐命善曰今番諸賊卽是往牒之所罕願  
 今亂本旣除諸凶就戮此實舉國臣民之慶也而  
 如許逆獄實為國家之大變 先朝戊申庚申逆  
 變俱有奏聞上國之事臣等以為今番諸賊不啻

次對

臺諫罷職

錄勳酬酢

戊庚之逆則奏聞一節斷不可已矣 上曰似然  
 矣  
 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所啓合啓事體何等嚴  
 重而兩司長官傳啓之後全不致察有此大段疎  
 漏之失大司憲尹得眷大司諫吳載紹並罷職何  
 如 上曰推考可也 是日內局入侍 上曰今  
 日次對大臣以錄勳事有所筵奏而予以不可張  
 大之意雖不許之大抵翊戴之功豈無錄勳之事  
 此實自古應行之舉也然予若許之則卿必以為

不可故果不許矣都承旨洪國榮曰當國家艱危之時欲圖寧靖之道卽臣分之當然而况以僚屬目見儲宮之危懼如一髮若生死向前一心保護則豈有此等道理哉大抵人臣之盡忠於國家初非殊異之功而况臣等又無盡分而致力者則尤安有勞之可言功之可紀乎如是而若有異渥則在朝家實有欠於慎政令之道上不可以輕授下不可以冒受大臣所奏恐不深思右相之意亦當如此堅守 聖意毋或搖奪是臣之望也 上曰予已知卿等之意如此故果不許之矣

十四日承 命入侍

因關東水災 命三大臣入侍注書張志顯來宣承 命入侍 下詢調救之策

十五日差 孝明殿望祭終獻官 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所啓逆櫝孳籍三司之啓尚未蒙允此雖出於有所不忍之 聖意王法國體有不容一日寬貸而此等緣坐之絕島安置自有 祖宗朝已行之例 殿下豈可以私恩而一向靳持乎亟賜

各貢中歸厚  
署革罷下  
詢

處分斷不可已矣 上曰何忍如法然則出置可也又曰趙濟泰之獨蒙全釋尚在輦轂揆以獄體終失太寬 聖上雖以年老有或曲恕而關係至重臺啓方張決不可以此容貸趙濟泰為先邊遠定配何如 上曰邊遠定配可也行戶曹判書鄭弘淳所啓各貢物未有所受而無所物獨歸厚署貢物例受柩材十部價米二百石而每年進排多不過一二部或有全然無進排之年遺在至於千餘石之多公物之空中消耗極甚無名溯考遺在令貢人徵納則當納之數比元貢買賣之價不

啻倍蓰故貢人輩乞免徵納自願退去凡貢物之可以厘革而難於着手者以時貢人失業之為可矜故也今者貢人無辭退去則其所變通初無可碍若革其署而減其貢賜與柩材以元折定一部二十石之價直給其家本署即官職掌只禮葬時加定官一事而繕工官負既有禮葬官出去者使之兼行加定之役似為便當時帶即官之作散亦為可念似有區處之道事係沿革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卿等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當初設置之時名以歸厚二字者意豈不美而在

朝家無實用在貢人為痼弊革罷之論臣亦無他見矣左議政鄭存謙曰此署當罷之論臣亦與聞而臣意與領相同矣右議政徐命善曰此亦汰冗官之一端臣無異議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二日差宗廟告由祭獻官 二十四日叅陳賀二十六日兼藥房都提調 二十七日内局八侍内局八侍都承旨洪國榮曰都提調為承候八來矣 上曰八侍承 命八侍臣進曰俄聞醫官之言脉候如常云下情不勝慶幸 上曰今日則少差矣 上曰今番當為設科而慶科既不欲為之

## 科制變通

則雖是討遼慶科則一也將何以為之乎臣曰今番遂變殆千古所無上告下布又將陳奏則此是莫大之慶不可拘於慶科之名而不為也 上曰既是科制變通之前則不可無濶狹之道矣臣曰士子皆懸望云矣 上曰初試額數當以幾人為定臣曰少不下五百矣 上曰五百尚多以三百為定好矣臣曰德源府使金明遇以無邑事杖罷而聞其事情亦有可恕者道臣雖以體例封啓而災邑守令之數適不可不念德源府使金明遇仍任新府使李儒敬亦為仍任本職何如 上曰依

為之臣曰定配罪人趙峴當初酌處之恩實出好  
生之 聖意則在渠道理尤宜謹慎於居謫之際  
而聞其居處凡百無異官府兒樣云濫猾之習殊  
極駭痛且賊出後亦不無深遠之慮昌城府定  
配罪人趙峴絕島移配何如 上曰依為之臣曰  
以璿源錄奉安事宗簿堂即非久當下去矣當此  
災年沿路厨傳之弊不可不顧且明年 祔廟後  
譜畧又将改修其時仍為奉安似好姑勿發行之  
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八日內局八侍 二十九日內局八侍 三十

雷異陳戒劄

日差 孝明殿朔祭亞獻官 內局八侍

十月初二日因雷異上劄陳戒

與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聯名劄曰伏以  
向者風水之灾乃在西成之際諸路穡事大違始  
料而至於關東嶺南之前後狀奏尤極驚心惟我  
殿下以如傷之念惻怛之教命近臣而宣諭軫窮  
菑而蠲逋宵旰之憂靡日不勤此際轟燁之異又  
何為而發耶在收聲之後尚云乖常况此純陰之  
月乎半夜蹶然不覺失色誦詩人不寧不令之語  
仰惟 聖心懍惕丙枕何安噫嘻痛矣今番亂逆

實是窮天地亘萬古所未有者何幸神人默佑宗  
社再安大庭宣諭霈澤旁流宜若朝野廓清災孽  
盡消而猶且天心未豫青臺報警不知何樣禍機  
伏在何地而仁愛之諄諄戒告有若耳提面命也  
臣等俯仰繞壁莫知所以為說也今我 殿下之  
所受者我 祖宗四百年艱大之位也所處者我  
先王五十載盈成之業也聖神相繼固宜昇平安  
謐之是享而錦玉靡安有若險阻艱難之備嘗每  
奉主勢孤危之教為 殿下臣子者孰不心骨俱  
痛雖然四凶之黨惡而不干堯舜亭午之日管蔡

之稔兇而無損成康刑措之風譬如氛妖稔惡二  
儀昏曠及夫雲開天晴萬象昭明今日 殿下所  
經歷者何以異此惟在 殿下動心思惟增益其  
所不能則堯舜何必專美於古也况今天災可愕  
尤宜 聖志益奮念國勢之岌岌而必主遠大之  
規悶朝象之泮渙而必思凝萃之道動靜云為之  
間政令施措之際朝乾夕惕無一事無一言之不  
合天則以為消弭祈永之畜者即臣等寤寐之所  
攢祝而以臣等憂治世慮明主之誠區區期望於  
我 聖上者其或仁恕有餘所益勉者弘毅歟其



或明睿普照而所益勉者寬容歟治心則如古鏡  
之必磨出治則如急弦之必調母以 聖學之已  
高而必存間斷之戒母以家職之無關而必責蹇  
諤之效者未必無補於修省之要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惟 殿下懋哉懋哉噫人君之所與共  
理者惟輔相是耳今 殿下雖欲至誠願治如臣  
等無似忝居三事之列隨逐沁默一味伴食人心  
世道之莫可捄藥民憂國計之無以經濟徒使至  
尊獨勞於上有臣如此安得不召灾而致異也言  
出肝膈非為榮免之故事伏乞亟賜斥退以答天

譴改卜賢弼以濟時艱非臣等釋負之幸即國家  
弭灾之幸也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  
昨夜雷動電光之異夜中繞壁不覺懍悸俄而綸  
音畧有交勉之語矣此際劄本又到勉予甚摯予  
庸感之弘毅寬容曷不作予四字之符乎下方所  
引咎徵召自予寡人在卿等何有卿等安心更勿  
控辭共濟時艱仍 傳曰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  
左議政右議政兼春秋卜台鎮來宣

初三日次對入侍 初六日差式年文科殿試讀券  
官 初七日以試官入侍 初九日承 命入侍

次對日陳病  
劄

初十日上劄辭職

伏以臣於昨夕筵退之後忽覺渾體寒粟頭疼如  
碎歸卧私次昏倒不省達宵至曙一味宛轉今日  
賓對徒隸已集而欲起還仆竟不能自力病裡惶  
悚如添一症茲敢畧搆短劄仰瀆宸嚴伏乞亟賜  
譴何以安私分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羨蟋雖  
為卿悶之亦當自底勿藥卿其勿辭益加善攝以  
副小子慇懃之意焉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  
諭于右議政兼春秋吳恭彥來宣

十七日兼社稷署都提調 二十日次對八侍 二

十三日内局八侍 八直内局

目 王大妃殿患候有藥房都提調司甕院移直  
之命

二十四日内局八侍 八直内局 二十五日内局

八侍 八直内局 二十六日内局八侍 八直内

局

陳奏文

陳奏使奏文曰謹奏小邦不幸竟逢煽亂歷陳誅  
討顛末仰塵皇覽事議政府狀啓節該再昨年乙  
未冬 先莊順王以篤老之年屢歲寢疾深軫機  
務多曠用 先僖順王時令 先恪恭王恭凌

先恪恭王時令 先莊順王叅凌故事特令 國  
王叅凌伊時事勢比 先僖順王 先恪恭王時  
尤有不容一日緩者而左議政洪麟漢素抱禍心  
潛懷異菑乃敢力格成命口駁面繳至曰不必使  
儲君知國事勒令秉筆之臣毋敢書頌王旨叅判  
鄭厚謙又表裡合勢與其徒大司憲尹養厚武將  
尹恭淵等暗地設計謀易儲位特賴 先莊順王  
慈愛無間雖以伊輩百計設隙而卒不得售原係  
麟漢厚謙等俱以國之戚臣乘 先莊順王疾痰  
彌留有時昏沈之日顯竊權柄朋淫仇善罔上禦

下罪惡貫盈素憚儲君悉燭伊奸狀恐叅凌之後  
無所逃罪遂至作逆而緣用權日久威震中外國  
人無敢言之者前叅判徐命善獨上書討麟漢罪  
先莊順王深嘉命善忠誠即日擢命善官二階黜  
麟漢于外卒令 國王叅凌庶政麟漢厚謙之徒  
且恚且懼謀所以傾害儲君百方或布耳目以伺  
察禁密或做蜚語以誑惑衆聽惟宮僚洪國榮等  
左右保護一心殉國麟漢厚謙輩乃嗾廢孽沈翔  
雲投章巧捏計將先除宮僚上及儲君 先莊順  
王命鞠翔雲杖流海島麟漢厚謙等謀逆情節方

次茅現發而自是時 先莊順王疾患漸次危篤  
不幸薨逝事未及究覈及 國王嗣位獐漢厚謙  
等謀益急其黨前承旨洪相簡前叅議閔恒烈前  
承旨李商輅等謀逆事發以犯上誅死獐漢厚謙  
實為之謀主議政大臣率百官請誅獐漢厚謙  
國王以伊近戚止命賜死翔雲誅死養厚杖斃叅  
淵竄海島相簡父前判書洪趾海趾海弟前監司  
洪述海前承旨洪纘海及前進善洪啓能等並以  
黨與分竄有差及至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夜賊入  
王宮搜塞不得方另行緝捕八月初九日夜三更

又有賊由景秋門止邊踰越官牆為守直軍舖卒  
金春得金世徵捕捉來告據此究問情節等因具  
啓據此即着議政大臣眼同義禁府及兩司官會  
坐推問則賊名田興文供稱素與扈衛軍官姜龍  
輝相親龍輝號稱飛者而家在洪述海子相範比  
鄰情義甚密相範自相簡誅死述海等竄謫之後  
怨國家次骨與龍輝等共謀不軌俺則被龍輝利  
啗與龍輝往宿相範家二夜相範締結官宦官  
之與諸逆家親密者又令龍輝募得扈衛軍官同  
隊中同心者雷剋日舉事七月二十八日夜與龍

輝及相範由水門潛入王宮俺依利劔龍輝持鐵  
鞭升寢官屋上擬伺機犯上團聚扈衛軍官於宮  
城外約內外齊發因宮中警呼逃匿至本月初九  
日計欲再舉踰越宮牆之際為守卒所獲據此捕  
捉諸賊人等鞫問龍輝供稱二十八日與興文相  
範等約乘夜行凶伊日先入闕中見俺徑于別監  
繼昌及俺女官婢月惠詳問寢官路迺然後夜與  
興文潛入如興文言問繼昌月惠繼昌月惠供稱  
是實問相範相範一一吐實如興文龍輝言相範  
婢甘丁供稱述海自前多畜符水咀咒之物謀害

王躬及其赴配時貯于枕中而去其後述海妻孝  
任使俺往來金興祿妻巫髒占房家為咀咒埋凶  
之事興祿俺家往來時必蓋頭毋令人見面興祿  
又教俺因前別監金壽大納賂於壽大妹官女面  
作寢王宮事次問壽大壽大供稱孝任以伊婢丁  
伊夫崔世福驍勇有劔術丁伊賂物請差世福於  
監守幄次之任以為長慶禁掖乘機作變計俺果  
與妹官婢今喜及宦侍輩畱差世福是實又稱孝  
任使丁伊持諺札頻往來巫家議咀咒事巫見孝  
任書輒焚之據此捕問孝任孝任供使婢夫承政

院下隸朴海根及壽大面差世福是實又與妾介  
連及婢丁伊甘丁多給賂物于占房或寫符或畫  
鬼或作偶人又以朱砂面國王像以矢編結而  
埋之稱云為迷海報警次問介連貞伊興祚世福  
所供如出一口丁伊供又稱編結朱砂面像向空  
射之然後埋于地相範親族洪禹海供稱俺常常  
宿食于相範家相範及其從兄相吉常曰必欲為  
父兄報警相範以相簡從人李奇同親屬多官婢  
每令伊婢輩夜往奇同家謀議犯上凶計據此捕  
問相吉相吉供稱締結奇同妹官婢永丹謀害上

躬是實又頻往來鄰居宦官安國來家密議乘機  
行凶事七月二十四日夕又往國來家請募他宦  
官與之並力又稱洪啓能未赴配前與于信海履  
海及前叅判閔癸前承旨李澤遂謀議廢立之事  
推戴宗室息全君李櫨以癸及隣漢兄于洪樂任  
為大將澤遂為藩任前府使具翼遠為闡帥俺及  
從弟相格亦同叅是謀據此問相格澤遂皆云同  
謀是實問啓能啓能供稱與相吉輩論廢立事是  
實言辭又極悖慢徑斃未及正法述海趾海續海  
供如相範孝任相吉供相範族黨奴隸同謀恩送

通共十數人並皆吐實據此續得議政大臣查啓  
節該今茲逆變根因實與上年稱漢厚謙諸賊一  
串貫來一邊募得刺客懷刃入宮約與外兵齊舉  
一邊締結妖巫面像埋凶咀咒王躬又一邊潛謀  
推戴近宗擬行廢立凶計大抵變起戚里黨連巨  
室一心恣圖三塗謀逆禍機颺急迫在呼吸至於  
再徵兵城門晝閉者凡六日此往牒所未有之凶  
逆也啓能則又以相範親族隣漢窩主凡干凶謀  
逆節自始至終無不主張指揮終至首倡廢立之  
議此實諸逆之巨魁也禳則雖係王室懿親乃是

宗社罪人理難容貸而臣等屢請正法國王不忍  
允許不得已降從輕律將宗室禳使之自盡以盡  
國王達權處變之道及將首服逆臣洪相範田興  
文姜龍輝孝任介連甘丁丁伊洪相吉洪相格崔  
世福金壽大金興祚洪述海洪趾海洪纘海李澤  
遂洪信德等明正典刑洪啓能尹恭淵朴海根池  
宗洙趙岷洪信海洪履海宦官安國米李受米等  
在囚物故巫占房先三月病死閔燮先一月病死  
延奪官爵其餘一應干連及連坐支屬從其輕重  
議擬斷過外合所據顛末聞奏天聽實為便益等

因具啓據此竊詳臣嗣位未久遭此變亂無非涼德之致反躬自咎無以為心小邦變故固知塵瀆之為不敢而以臣謏劣克靖凶孽幸免顛覆實賴皇上威德之遠致既同內服且有前例凡係大小事情擬合上聞仍將前後事狀敢此陳奏臣無任兢惶屏營之至緣係小邦不幸凶逆煽亂歷陳誅討顛末仰塵皇覽事理為此謹具啓聞

二十七日內局八侍 二十九日次對八侍 差庭試文科殿試讀券官 三十日以試官八侍

傳曰今日春塘臺經宿時文所試官及承史侍衛

陳懇疏

青陽門內三處房舍入接事分付不緊侍衛明光門外推移入接事亦為分付

十一月初四日上疏陳懇

疏曰伏以臣有至切之情敢此冒控焉臣德薄命畸年將六旬尚無一子之在側而臣既從官不遑身家疾病憂患寄托無人昔人所云老而無子知擠丘壑者殆臣之謂矣中夜躬念未始不潸然出涕然臣無宗祀之責則其死之後班祔先臣以待親盡之日亦是臣首丘之願故人或勸之立後臣固不以為意乃自年來偏被洪恩驟躋三事之列



夫命卿立廟厥有典常臣若違先儒之定論任一已之私見終自犯於委巷之禮則其自輕以羞朝廷為如何哉臣惟是懼已與臣從父身黃州牧使臣命敏相議欲以其弟二子潞修為臣之子伏惟聖上政先察倫仁推繼絕惇叙之化常行於涵育之中如臣情私宜蒙矜諒乞令有司特允所請俾臣得免於無後不孝之罪千萬懇禱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以卿心事晚無一子常以為歎今覽卿章可謂憾矣特許所請焉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兼春秋金鳳顯來宣

## 次對

### 照讞夏稟

初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判義禁洪樂性所啓以朴東俊照律事諫臣既請更加勘律而蒙允矣大典濫刑條有曰官吏濫刑杖一百徒三年致死者杖一百永不叙用徒年則有年限永不叙用則續典小註以為終身禁錮勿入歲抄其用律之意輕重較然矣今若改勘以徒配則是欲重而反輕也實非特允臺請以嚴煞人法之 聖意亦非執法之臣所可任自低仰者也此外無他加減之律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法

官所引者律也不可低仰云者誠有所據而朴東俊之所犯本律外加以徒配之典則庶可懲日後濫刑之習矣左議政鄭存謙曰法官固宜其只據本律而臺請蓋出於深懲濫殺本律外更以定配似宜矣右議政徐命善曰該府之照律則固當如此而諫臣所請亦有意見金吾議處外更施定配之典恐不可已矣上曰卿等之言是矣本律外以定配磨鍊可也

十二月初覆入侍 十四日差 孝明殿望祭終獻  
官 十六日隨 駕詣延福殿 二十四日三覆入

# 朝講

侍 二十七日朝講入侍

領事徐命善同知事吳載純特進官洪樂性黃景源叅贊官任希簡侍讀官朴祐源檢討官南鶴聞持平宋銓注書鄭東俊史官徐龍輔金勉柱以次進伏講論語自回也不愚止而後從之 上讀新受音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此章精神重在發字上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不待難疑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不待勉強自有以體夫子所言之理此所以如愚而亦不愚也苟其難疑而後知勉強而後行則當日退省其私亦足以行何必曰亦

足以蕪乎朱子之訓門人曰亦足以蕪一句最好  
粗說則只是行將去之意然須仔細看這一句朱  
子之引而不蕪者其意豈不在於蕪與行造詣之  
淺深哉故孟子所謂時雨化之先儒獨以顏子當  
之物經時雨油然而發故如顏子不勉強之象而  
下章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猶不免行字境界則此  
子貢所以不及顏子也 殿下聰明睿智迥出百  
王凡於聖人之訓固已默識而躬行之無所事於  
臣等之加勉而臣等所以期望我 殿下者不但  
在於知而行之而已則不可以今日之已知已行

者自足於 聖心而必求其不待疑難不待勉強  
之地位也伏願於此深留 聖意焉 上曰所陳  
切實當體念焉

二十九日次對八侍 三十日差 孝明殿朔祭終

獻官

十二月初三日承 命八侍

傳曰今日晝茶禮時右議政禁衛大將副提學同  
為八叅司錄俞鉉章來宣承 命八叅晝茶禮後  
仍為八侍于報春樓 上曰予當今日益思卿為  
國忠心此日何可虛過昨諭知申使之各具小饌

欲與卿等盡一日之歡亦是毋忘在莒之意也臣  
曰臣等之不忘此日固是人情之所當然昨與副  
學相議方將往復知申偷隙約會之際知申先以  
聖教相報不料宸衷之記念至此臣等感泣不  
知所達上曰是何言也向來事不但卿等之死  
生立判國家之安危亦在此一舉予豈有忘是日  
之理乎予見國朝故事仁祖朝親功臣召接之  
時先朝戊申功臣引見之際簡其禮貞不用史  
官卿等雖不榮勲無異親功臣今日則勿拘筵體  
盡醉而出可也臣曰臣雖不嫺飲酒聖教及此

四韻製進

敢不竟日劇飲乎遂先宣饌繼設知申及臣家備  
進之饌陸續行杯不覺夜漏之報籌也上曰今  
日之事可無識乎卿等各賦四韻一首粧棄一帖  
予為小序弁其首而每年此日仍以此為例也知  
申口呼五言律詩一首余與副學步其韻各書以  
進詩曰闕樹微臣在涵恩法醞清二僚先樹立一  
疏但葵傾佑德天心見回躋世運平年年此日會  
敢忘前玉明

初七日内局八侍

内局八侍上曰卿向日之詩可謂合作也欲見

御序寓鐵券之體

予序文乎 命承旨讀之臣曰臣等幸逢千一之佳會獲覩無前之盛舉一身榮耀固已極矣而御製序文中舉似臣等處或曰端揆或曰諸公此是先輩所難得於君上者臣是何人乃敢當此乎 上笑曰 列朝於親功臣皆用此例卿毋辭焉遂作為橫軸先書 主上殿下次書八侍三臣次書序文次書詩篇蓋寓鐵券之體也

初十日次對八侍

是日有醫官方恭輿前後偷參之數令內局都提調提調親執查出以聞之 命余與提調具允鈺

查偷參

溯考製藥冊以四十七斤查出草記矣又有草記還給更為查入之 命故查問乙酉年掌務醫官鄭允說金致儉金孝儉崔宗亨等更為草記後退出

十四日差 孝明殿望祭終獻官 十六日承 命

八侍

先時 上以中外刑具之大小不均 命大臣刑官定其尺度錄為一書名曰欽恤典則至是 傳曰大臣三軍門大將禁府刑曹堂上左右捕將入侍司錄俞鉉章來宣承 命入侍校正欽恤典則

均刑具

校正欽恤典則

二十二日行備局陞起 二十四日次對八侍 二

十五日差 孝明殿臘享大祭終獻官 二十七日

承 命八侍

傳曰大臣八侍事遣史官傳諭注書李信祐來宣  
承 命八侍校正欽恤典則

二十九日差宗廟春享大祭獻官

